

虞

初

新

志

虞初新志卷之四

新安張 湖山來氏獬

義虎記

王猷定 于

辛丑春予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
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
義虎甚奇屬予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
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
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

爲虎逕樵踴而斃者數徬徬達壁。泣待歿。日落。狐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燕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停午復奮一甕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狐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踴告曰。

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歎不忘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俟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挺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毋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

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

義虎亭

王子曰。予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

知所愧哉

張山來曰人往往以虎爲凶暴之獸今觀此記乃知世間尙有義虎人而不如此予所以有養虎行之作也

丁葑園外傳

林 珞 鹿鹿

丁葑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葑園頗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卽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濛。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奩艷句。四方聞秀。尤喜誦葑園詩。家有攬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葑園伏案上。疑晝寢。迺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凡幾輩。葑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

僕。葑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葑園過視。光麗。心
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幃。薜澤襲人。小婦卒
無語。詰旦視之。夔下婢也。知爲婦所給。葑園又大笑。
廷陵大姓。遣一姬能詩。久誦葑園詩。誓曰。主人令吾
自擇配。願得如下君足矣。陽羨吳叅軍與丁世講也。
詭以葑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
謳善鼓琴。主婦不悅。將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企
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廷陵姬登舟泣曰。吾旦夕冀
事丁郎。爲幕府。給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

忽至。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不止。護騎以告。葑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葑園數得孺子妾。猶鞅望主婦賢。家人多不血。丁君葑園君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荔裳。施大叅愚山。嚴黃門灝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牘。換鴛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于庭。葑園復賜吏人鴛炙。時葑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猪肝一片置七箸。葑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冊立西宮。念無媼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卽古典屬國也。貢

使至譯問主客爲誰。廉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夷業從東出。蒞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騶卒問訊蒞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奚謝爲。蒞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間賜環詔耶。蒞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蒞園笑曰。恐如卿言。

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
牧豎同臥起。然暇輒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
藩公聞其名。欲枉見。蒞園。趣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
蒞園車上執周易。驟遇藩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藩
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蒞園先生矣。子淵問
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
乎。必蒞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蒞園飲酒賦
詩。禮爲上客。然蒞園亦困甚。寒上風刺人骨。秋卽雨。
雪。山川林木盡白。河水合。嘗不得及。樵蘇不至。五日

不爨取蘆粟小米和雪嚙之。然孺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茆屋。下日照戶如溼醇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日。脯山鬼夜啼。饑蹠聲咽。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葑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遷家。日貧。詩曰。富登臨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璐聞之曰。卿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卽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待凌雲化鶴飛。

之句得非詩識耶。貽書報菴園。惘然悟。又一年始歸。
果如林生言。

張山來曰。叙瑣屑事。須着活現。是頰上添毫手也。

寄暢園聞歌記

余懷潛心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余序。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于昆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繼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跡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乎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掇。恆以淺邈助其悽淚。吳中老曲師如袁髻。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務官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毋務多。迎。

頭拍字徹板隨腔。毋或後先之。長空圓勁。短空道然。
毋刺。五音依於四聲。毋或矯也。毋艷。又曰。開口難。出
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
難。閣難。此不傳之秘也。良輔盡洩之。而同時婁東人
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荆南。
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于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
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昆陵人則
有謝林泉。工撮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
陳夢章。顧潤濱。呂起渭。輩。竝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

工始於玉峰盛于梁谿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
綫而徐生蹶起吳門拳魏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
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
雛鷺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遲迴吐納瀏澆
飛鳥過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愴怳爲之神傷
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
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
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若倘游九
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

戊九月道經梁谿適潁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子葆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則挾歌者六七人乘畫舫抱樂器。變波而至會于寄暢之園。於時天際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響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躡五絛屐。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纍纍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

七人者。各道姓名。歛袖低眉。傾其座客。至于笙笛三絃。十翻簫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夏乃罷酒。次日復宴集憲使家。六七人又偕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于梁谿。而留仙父子風流跌宕。照映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爲記。

張山來曰。吳俗于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次第競所長。唯最後一人爲最善聽者。止數人。不獨忘言。并不容贊。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益令我

穆然以思悠然以想也

陳小憐傳

杜

濬

于皇

陳小憐，郟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子，臘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悲甚，磨礪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遣居間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慇懃爲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選選多年少，美姿容。

者結束濟楚。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于小憐。小憐弗
睇也。而錢唐知名士范性華者。老成人也。館於燕。一
日以赴某公讌。遣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遇之耳。
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固自軒軒。顧貌已蒼然。意不在
佻達。而小憐一見。獨爲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
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
范復就座。則視其就座。往則目送。旋則目迎。已或時
起數步之外。必回頭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忽
如此舉。坐成詫異。范反爲之跼踖。不自得笑。而左右

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旣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佯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姬曰。某公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名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

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笑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相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畱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宦方與范相忌。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扇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髹几。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覩几。泣字色變。

不能言燕中嘗作盛會廣召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爲觴斂下令人各引滿既醕自言其心上人爲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諷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漉覆觴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爲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醉政獨非丈夫乎何遂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

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爲。乃爲詩自傷云。

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信乎其爲薄倖

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竟爲有勢者強劫以去。猶畱

書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

是小憐每數日不眠。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

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慎。則君之詞翰俱可惜。

矣。聞者以爲此非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

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固甘爲之副。范用其言。

說而得與室人病訣。厚爲之殯。祭弔成禮。小憐一言。

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醜詆故夫，以婚劉聰，其死也，化爲千百億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獨不以故夫爲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救反不及于女子乎？噫，是爲立傳。

張山來曰：層次轉折，無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語，一見不復再見，是文之有品者。

賣花老人傳

宗元鼎

定

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瓊花觀後茅屋
三間傍有小閣室中茗椀丹竈經案繩牀皆楚楚明
潔柴門內方廣二畝以種草花爲業家嘗有五色瓜
云卽昔之廣陵人邵平種也所種芍藥玫瑰虞美人
鶯粟洛陽夜合萱草蝴蝶夜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
朱蘭藍菊白秋海棠雁來紅共十數種朝晨擔花向
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卽贈花換詩而歸或遇俗子
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醉餘者卽散諸乞兒

市人笑爲花顛。嘗九日渡江。經旬不歸。人問之。荅曰。

吾訪故人殷七七于鐵甕城中耳。袖中出杜鵑花一

枝。紅芬可愛。所往來者有筆道人。珏道人。圍棋烹茗

爲樂。珏道人疑卽唐廣陵人李珏。以販糴爲業。成仙

者。筆道人疑卽宋建炎中顏筆仙耳。昔瓊花觀中有

黃冠持畫一軸。獻帥守。字皆雲章。鳥篆不可識。使人

尾之。乃入觀後井中。玉勾洞天。溪處相傳。老人或爲

童子。或爲黃鶴。千年于茲矣。識者謂卽黃冠後身云。

張山來曰。逸趣橫溢。澹宕多姿。

神鏡記

徐芳仲光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毋使炊。俟熟乃起。旦且如是。小不如意。卽恣口誚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歿。乃大恨。曰。媪殺我子。捫廚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傍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捉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錚然移出。則不

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呼
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
宣傳。其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
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裹糧。走謁。予過玉山。居
停業七十。爲道其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鈇
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
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踰
闕而搏。假令神不滅。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視子之鞠
弄。其母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卽使更

入他廟神之鉄亦皆能跳而馘之也蘇子瞻云掘水
得泉水非專枉于是而世不察或疑爲誕或以爲像
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刺劍而不達于感應
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歿者
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礮中誘其母歸過
之索推手旣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
聲罪宛轉石間數日歿以理言石豈開闔齧人之物
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張山來曰閻至不孝子弑逆處令人髮指毗裂讀

至神鉞砍頸處令人拍案稱快。世之敢于悖逆者皆以爲未必卽有報應耳。則曷不取是篇而讀之也。○又曰。吾鄉有一人負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尤謂未足。又欲挾強而貸。至戚不能緘默。因訴其族人。此人遂大詬。遽逼其母死于至戚之家。其母固孀居而姑息者也。雖未如其言。而此言則亦難違于神鉞者矣。吾願世之爲母者。慎毋姑息而自貽伊感也。

焚琴子傳

顧彩 天石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爲人磊落不羈傷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翱而才情過之爲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庚子鄉試文已爲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耿氏以爲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爲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顧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兒曹口臭者登廊廟

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既而三藩繼叛。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旣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送鱈文而哭之。又歷韶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萊公謫雷時。枯竹生笋。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鷓鴣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八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

自滿洲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槩吾豈爲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傍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慙下與抗禮謝罪強畱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凄愴噉殺有秦音焉生日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離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肅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

之士皆爲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
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焉久之閩人目生
爲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
招亦不往往亦不爲久留常酒後耳熱摔琴於地引
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
儒淡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
琴獨得生傳常負奚囊從生遊數千里外生詩成金
蘭輒繕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爲款接以
驚人句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

待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
云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
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疎。顧而樂之。以
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
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
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
鵲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尙無恙。然第七絃無
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若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
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

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丁巳年四十
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
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因囑余亟
爲立傳。始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
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
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流風餘韻
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
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空林鬼哭。生何往而
不在也。悲哉。

張山來曰予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侘
傺。作不平之鳴。心竊議之。以爲若輩。即使得志。亦
未必能有所樹立。僅與肉食者等耳。今觀焚琴子
能預識耿氏於未叛之先。則其器識誠有度越尋
常者。未可謂此中無人也。

四氏子傳

張明弼 琴 敬

四氏子。萬歷初吳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因以爲名焉。氏子家雖貧。亦產清門。凡纓綬之徒。初皆與游。顧其體中癡點各半。亦復各時。方其點也。能作詩文。自作自書。自諷。聲滿四鄰。若出金石。及其癡也。天地變。黑白質。親疎怨德。皆相反。妻孥無協志者。其父痛諭之。不從。則撻之。氏子亦報撻焉。久之。恒撻其父。既乃著爲論曰。父子主親。父若撻子。當其舉手之時。親諒已絕。子安得不報撻。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

湯武誅之。可以稱聖。父有罪。子撻之。容得不號賢乎。
又立論古今無真名人。但能訶詆人。則名歸之。孟子
詆楊墨。莊周詆孔子。韓愈詆佛。豈好詆人哉。自爲名
焉耳。故氏子遇當世大儒。其聲名經陽谷。達濛汜者。
皆極力疵詆之。且作噴拳笑面曰。是才不如我。而名
居吾上。何也。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詆者。氏子旣過。父
母嘗見。嫂詆顯。當世之嶽立者。國人皆鄙之。漸不與
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割貲食之。氏子未厭。有所如。皆
枳棘。則益卞急自恣。棄書不讀。但好世說水滸。嘗有

人扣其門。氏子則怒曰：誰敢扣若爺門耶？曰：我也。曰：誰爲我？我爲誰？急取大棒擊其脛。出行見人有頰首者，曰：避我耳。詈之。答詈則相搏。見仰首者，曰：驕我耶？亦詈之。答詈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輒挂闔。旣乃以所搏人自嫁於衆，曰：彼爲彼妻之厚我也。而讐我。雖然，豈予罪哉？因出袖中一物，曰：此某妻之臂飾。誂我者也。輕薄者競傳之。劇言苦語，各以加人。遂令邑少潔門。其妻中庸人也。稍勸之。氏子則手格之，曰：吾厚其妻，爾乃厚其夫乎？其子年長，皆心誹之，不敢言已。

而邑之人皆知其詭也。則家相告曰：慎無與四氏子游。有與立談者，死期必至矣。其怨家亦相謂曰：此穢豕也。昔有大豕臥厠中，見獅子過，則負洩溺以侮之。獅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負穢來，謹避之而已。勿與角也。於是氏子居都會中，若空廬，行巷市間，惟逢雞犬草木，不能逢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則念世說中祖珽獲髻上叵羅袖中金蠱，因遇物卽懷之，人或率衆追奪，指名於千百人之前，他人醜之，思入壁罅。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南塘夜出，梁山築柵。

之事終歲召人人無肯與同役者如此十餘年頗自
悔其所親因從容語之曰若爲儒而拋父母何也曰
吾與父母戲耳何嘗盡力撻之哉且每撻之必沽酒
以釋之若嘗兄嫂何也曰吾亦戲耳且子跡吾兄嫂
之身有吾嘗跡者吾當罪子之盡絕六親百朋又何
也曰吾初皆戲耳乃吾六親百朋無一達人見我輒
物而不化彼絕我我寧絕彼耶其人曰子每誣通人
達士以爲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盡戲也吾戲言江
水不如吾沼江與沼不移位豈非戲耶其人曰若之

戲則盡然矣。今日者名敗身辱。父兄不以爲子弟。交游不以爲朋友。處環堵之室。上漏下溼。煙斷糧絕。子何不盡以戲周旋之。顧怨尤怙。際乃爾耶。氏子默然無以應。卜何其長子某少亦韶令。將弱忽得狂疾。終日喃喃詈人。然聽其所詈。則皆其父也。其父至則枚數其罪而撻之。氏子號叫不得免。或言慘於氏子。父被撻時。氏子乃械子囚諸室。則以一木爲其父。詰之曰。父母可撻乎。又代應之曰。不可。曰。是宜撻。日撻至百數。其餘罪皆然。數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猶及識四氏子。身短不盈四尺。其目營然若攫食之鳩。頤頰矜張。若索鬪之雞。其氣如含瓦礫。抱荆棘。有觸卽摘射。邑人謂其頑。器不友。似渾敦。不可教誨。不知話言。似禱机。惡言誣善。貪冒食賄。又似窮奇饕餮。以爲兼有四氏之長。故目爲四氏子。而四氏子不肯受也。曰。凡吾所爲。皆戲耳。雖然。四氏子戲其子。數木之罪。而目撻之。豈亦戲狂耶。或以戲諫耶。今死矣。亦可云戲死耶。夫其父則狂。而反號其子爲狂。其子父木而撻之。則戲。而其父反以諸罪爲戲。

皆惑也。吾疑天公之憤憤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與
手作天之口與手而日數之日撻之又酷巧嗟乎天
公則誠戲耳。四氏子烏乎戲。

張山來曰。世豈真有若人耶。然觀吾猶及識之之
云。則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誠近於戲。當
亦未嘗不悔之耳。後乃假手其子以巧報之。則彼
蒼之文過也。

虞初新志卷之五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魯顛傳

朱一是 近修

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襖。襖中
圓一孔。下體着絮厚裋。汗重染不易也。鬢飛蓬。足跣
而跳。手一龜。龜習顛。顛俯首則龜昂鼻。息相接。以爲
常。顛所過。羣兒什百怪隨之。顛卽踞地展襖。頭出中
孔。伸縮像龜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兒拳腹。堅

羣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橐橐然顛喜酒酒
鼻飲羣兒願觀顛鼻飲多就家索酒酒顛也夜倒懸
橋梁或城女墻臥鼾鼾焉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
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羣兒如故顛食
盡一器徐故予大器無問多寡食輒盡又故以肥膩
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予顛顛亦食輒盡
問顛浴乎曰浴然殿人浴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
水面飲前浴人垢不更去已垢也夜無橋梁城女墻
則懸足梁上垂首臥夜分人定卽溺人乘顛起入問

之顛語莊微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與
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
市兒數百譁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
以爲惑民繫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
山復見顛曳杖蹢蹢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
張山來曰世人謂顛爲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爲顛
則謂顛非倒臥而世人爲倒臥亦無不可

換心記

徐芳仲光

萬歷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下急家故饒貲而不諧于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卽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傑呶唔十數載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悲有遠宗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予無爲久羈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情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卽魯不失田舍翁奈何以

此相強翁曰然退而喚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
矣趣治具饑師而私覓大槌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
恨進士辱已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
母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
娶是夜閣戶籌議欲雷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
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
斧排闥入捧其胸劈之抉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
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爲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
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

某之歸而就。或師矍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叟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掣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子某爲郡從事。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縷述之。古未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窮

而神應之進士之奇穎進士之奇愚逼而出也所謂
德慧存乎疾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
安得一一捋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汚者
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
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
安所得仁者廉者忠若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
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可
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其有
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爲自換其心也可

秦淮健兒傳

李

漁

子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于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肥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

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聞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傅。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撲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璪璫章句爲師。卽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卽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于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岐。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于庖丁民家。

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臂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亾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嘆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

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砍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我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隳于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豎功于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干涸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涸。後生日。予小

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援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及。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鶩。喚空。後生一發。飲羽。鶩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雞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籌腰間物。非

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傾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菜。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幸世英雄。敗于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邨。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慙慙欲

矣。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見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末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尚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特于郵笏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

來與子雌雄不竟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
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
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
拔劍努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敢取安
用此儒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鷄黍爲權諸後
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
乃止時爨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
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
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

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稗官中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其事與此相類。甚矣無謂秦無人也。

山東四女祠記

黃始前御

丙辰十月出都門。畏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泊少間。風息。臥舟中。悶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憇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闔如也。庭一碑。藤蘚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身。右轉得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龐眉而古衣冠。一老媪。白髮高髻。咸非近世。餘獨兩傍侍坐。

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好若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剝蘚。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傳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爲。四女愀然曰。父期於子者。爲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侍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博覽奧義。如大儒。間則行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栢樹。葉生龍爪。樹身生

鱗金色燦然。鄉里咸駭異。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媪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嗚呼。白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遍攷東國輿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得之於荒烟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槩不乏云。

張山來曰。昔漢縱縈。上書贖父罪。因除肉刑。此祇一人耳。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猶爲僅見也。

林四娘記

林雲銘

晉江公寶鑰。緣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會
尋夜。輒聞傳桶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
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
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
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詢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
妖魘。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
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檄兵格我。計何
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

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
有光燐跚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
檢輟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
向衆兵頭而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
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
巫臥所攫去衾氈衣裯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
哀禱見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
還所攫次日神巫慙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礮擲瓦晨
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

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
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
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悍惡可
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卽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
國色麗人雲鬢葩粧娘孌娉婷而至其衣皆縠綃霧
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
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
則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囉飲賦詩親狎備至
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

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甦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

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庾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歎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坐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驩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

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緣厓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

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選室無空虛。有園扁鏑甚固。先君謂衆客曰。曷不遷入此中。俾稍稍舒肩乎。或答曰。此內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及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清風明月。輒現形於迴廊曲檻間。徘徊徙倚。如不勝情人懼其爲祟。故常扁之。先君大喜曰。審若是。是固我所禱祀而求者也。遂請獨居。

其內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遣去。冀其有過而卒無所見聞。事載天山樓隨筆。今林四娘獨能變現。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罪而冤死者。乃能爲厲耶。

乞者王翁傳

徐芳仲光

灑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擊口
陳長者家。日尙早。小憇門首。有頤戶。夜一小鬟捧盆
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
大喜。復念此釧必主婦洗妝。寘盆中。而鬟不知。倘主
婦索釧不得。而疑鬟盜。或撻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
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鬟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留
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訶責。斯須前鬟出。
流血被面。望溪便擲。翁急前持抱。問故。鬟擲愈力。曰。

主婦失釧而在予盜予何處得釧與撻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于此久矣爰入報主婦以爲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爲我任奔走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買徵責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鬟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橐

漸裕而所娶鬻生數子皆穎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致產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攜鬻與子歸灑口爲素封家享年耄耋孫曾輩讀書爲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人文之盛與陳頴云噫一乞人得金銀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爲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逆計主婦之重責鬻鬻急且死而候其出也之以白其枉而脫其禍仁也救鬻得鬻而免於乞知也使翁匿銀而往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

逡巡戶外時。豈嘗計及此哉。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喙銛距。擇弱肉而食之。至於宛楚死喪。宛轉當前而不顧者。蓋有之矣。况彼遺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夷於乞而直翁之夫。乞而賢。卽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淺諱。而子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關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

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寧足諱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莽。慳下。杞檜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爲。而其子孫所羞。以爲祖父者也。

張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玉帝者也。蓋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卽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屑爲倡優隸卒。不肯爲機械以攫人財。不件不出於行乞之一途耳。至王翁之高行。

則又爲此中翹楚矣。

雷州盜記

徐芳仲說

雷於粵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併殲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黠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詭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者雖至咸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叵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

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旦日飯守而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窘。擬起爲變。而伏甲發。就坐拌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鬪。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叙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云。東陵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

守盜也。其守而賢，卽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
聞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
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貴者哉，而逸者哉。愚山子曰：
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張山來曰：以國法論之，此萃盜咸殺無赦，以民情
論之，則或盡殲羣從而獨寬爲守之一人，差足以
報其治狀耳。若今之大夫，雖不罹國法而未嘗不
被殺於庶民之心中也。

花隱道人傳

朱一是 近修

道人姓高氏名隴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
至道人貧矣徙商而讀顧讀異書不喜沾沾行墨能
以已意斷古今事見世竊儒冠目贖贖然者弃去羞
與伍慕朱家郭解爲人尚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
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旣事廢張則
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
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
家避南徐時閻帥鱗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

知事不可爲。螻伏自污。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憐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淡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馳驟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籜冠草屨。曳杖籬落間。挽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爲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歲大澇。居沉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爲不然。爰徙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鍤。廢瓦礫。結

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畫。攜一妻二子。婆娑
偃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匡牆。陷地數畝。植菊
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腳。善橐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植。
溉灌。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寇菊顛者。秋有白皙
如蠶。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爲渠魁。他蟲種種
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
始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豎也如
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薝
蔔。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其堂。堂如肆。邈來如

藏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咸謂之花
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爲高公且者其友梅溪朱一是
謂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著得非畏
影而禿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影不息也道人
嘻然笑而不合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類多高人韻士而菊則
尤與隱者相宜妙在全不蹈襲淵明一字所以爲
高